

基本科學叢書

愛國者

謝爾蓋耶夫工程師



勞克著 焦菊隱譯

平明出版社刊

近代文學譯叢

愛 國 者
——謝爾蓋耶夫工程師

V. 勞克著 焦菊隱譯

平 明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三三號

一九五三年六月初版 1——50,000冊

• 版權所有 •

原書名 ENGINEER SERGEYEV

原著者 蘇聯 Vsevolod Rokk

英譯者 Harris Moss

平明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

定價：貳拾五元六角

【文學·藝術】 52,000字 【定價頁180】

內容介紹

描寫的足蘇聯在偉大的祖國戰爭中間，
全當時全蘇聯的一個白俄水力發電廠，即拍德河的水力發電廠，而拍德河
勢起了新的變化，不得不從德國撤退的時候，這位工程師從當地把全廠工人送到
安全地帶，自己則做好一切對敵鬥爭的準備。法西斯德軍，意欲掠奪這個電廠，以
利其戰爭，大舉聯軍中，有陰謀的。而工程師，大，在陣亡前，用巧計把德軍軍官拘捕圍
板間，把全廠機器，也搬運到新的地方，電廠被敵人佔領，他自己也身在危險的發電廠
中。這是一個可歌可泣的革命愛國主義的故事，情節生動，極富教育效果。

愛國者——謝爾蓋耶夫工程師

人物

謝爾蓋耶夫——(尼古來·葉米里可諾維契)，四十七歲，一個發電廠的廠長

娜姐麗雅·謝米歐諾芙娜——四十歲，他的妻

包里斯——二十一歲，他們的兒子，一個坦克手

舒洛契卡——(亞歷克山德拉·尼古拉葉芙娜)，十九歲，他們的女兒

塔洛金——(巴維爾·彼得洛維契)四十七歲，一個工程師

皮席克——(塔利斯·尼古諾維契)四十五歲，發電廠的電機師

妮娜——十八歲，他的女兒，水力發電廠的一個技工

蘇洛夫夫——(安德來·安德列埃維契)，三十五歲，人民內政委員會區總長的書記

國家公安部的上尉

沃羅斯——(夫拉基米爾·米海洛維契)，三十歲，發電廠黨委會書記

巴威爾——二十二歲，發電廠技師

維拉——二十五歲，廠長的秘書

林舍——(可爾乃·彼得洛維契)，五十五歲，『紅色曙光』集體農莊委員會主席

姐第安娜·瓦西里葉芙娜——四十歲，他的妻

妮拉——十七歲，他們的女兒

考瓦爾——三十五歲，集體農莊的會計

索伊金——（米海爾），三十歲，農莊經理員，跛子

山卡——十五歲，集體農莊上的一個男孩

安東伯伯——四十五歲，集體農莊上的農民，游擊戰士

集體農莊女莊員

人民內政委員會職員

豐·克利斯登加爾登——五十五歲，一個德軍將官

克利蓋爾——二十八歲，德軍中尉

根特爾——三十五歲，德軍上尉

德軍下士

工人，集體農莊的農民，紅軍，游擊戰士

德國士兵和軍官

時間

一九四一年，七月到九月

地點

第一幕, 第一場——發電廠廠長的住宅

第一幕, 第二場——接近德軍前線的「紅色曙光」集體農莊

第二幕, 第一場——水閘上游, 湖上, 月夜

第二幕, 第二場——發電廠廠長辦公室

第二幕, 第三場——廠長女兒的室內

第三幕, 第一場——發電廠的控電室

第三幕, 第二場——發電廠的發電室

第一幕

第一場

發電報。長住字的飯廳。兩道門，一道通書房，一道通宅門的前廳。晚上，舒洛契卡手裏拿著一本書，躺在長榻上。娜姐麗雅·謝米歐諾芙娜正在治理桌上的盤子。門鈴響。

娜姐麗雅·謝米歐諾芙娜 舒洛契卡，門鈴兒！這大概是妮娜。開門去。

舒洛契卡 好！（跑進門的走廊。模糊的談話聲從那裏傳來。她又回來）媽媽！一封電報！

娜姐麗雅·謝米歐諾芙娜（緊張）包里斯打來的嗎？

舒洛契卡 我不知道！也許！

娜姐麗雅·謝米歐諾芙娜 念念，趕快！

舒洛契卡 『提前畢業。途中停家數小時。五日到。愛吻。』包里斯。

娜姐麗雅·謝米歐諾芙娜 天哪，可把我吓了多大一跳！我還以為他出了什麼事呢。那，別忙！今天就是五號呀。嘿，眼下說不定哪會兒他就到呢……

舒洛契卡 我把電報給爹爹看去了。——跑到書房裏去。門鈴又響了。舒洛契卡從書房裏出，跑到前廳裏去。娜姐麗雅·謝米歐諾芙娜緊緊跟着她出去。是包里斯！這準是包里斯！

（謝爾蓋耶夫，手裏拿着那封電報，從書房陪着沃尼新走出來。）

妮娜 （衣裳上套着做工的工服，手裏拿着工具袋）請原諒我這身打扮，娜姐麗雅·謝米歐諾芙娜，我是剛完工就直接跑到這兒來的。

舒洛契卡 （緊攙住妮娜的肘，把她拉進屋子去）包里斯回家啦！他剛打了個電報來！

妮娜 （掙脫舒洛契卡的擁抱）舒爾卡，放開我，要不你可滿身都弄得挺髒的。他什麼時候到？

舒洛契卡 今天！

謝爾蓋耶夫 火車前兩小時就該到站的，像是誤了點啦。媽媽！預備點吃的東西怎麼樣？（又念電報）『途中停家數小時。』這他明明是開到前線去的。（停頓）好啦，女孩子們，

要準備怎樣好好招待他一下，可要看你們的啦！

妮娜 可里伯伯，我馬上就跑回家去換衣服！

謝爾蓋耶夫 那就對啦，妮諾契卡！你的衣服確實——這個——（妮娜下。娜姐麗雅·謝

米歐諾芙嬌動手攪桌面，居然當了武裝部隊的尉官了。他從極年輕的時候起，就老是夢想當個坦克手。現在可得啦，從學校課堂的板橋上，一直跳進戰爭裏邊去了！我相信他一定不會叫我們失望的！

沃羅新 他夠有胆量。還記得嗎，前年，他是怎樣把妮娜從水開的漩渦裏拉出來的？

謝爾蓋耶夫 那我當然記得！而且我還記得他極小的時候，就老是……

娜姐麗雅。謝米歐諾芙娜 啊，你也提起這個來了，水開——沃羅新同志，他一談到包里斯就能一直談上幾個鐘頭，可是在別的題目上，我們家裏就看不見他張嘴吐一個字。

謝爾蓋耶夫 （心情愉快地）得啦，得啦，媽媽，別臊我了！我承認這是我對包里斯心理上的一個弱點。

舒洛契卡 對於我呢，爹爹？

謝爾蓋耶夫 對你也有一個弱點啊！

舒洛契卡 那麼這兩個弱點哪一個大一點呢？

謝爾蓋耶夫 這我可沒有衡量過，舒洛契卡！衡量人類弱點的工具，現在還沒有人發明出來呢。

沃羅新 能夠衡量人類的弱點的，是人們受自己弱點的影響而做出來的事情。

謝爾蓋耶夫 對極啦！「喂，對！可說咱們兩個人剛才所談到的是什麼來着？」

沃羅新 人手。咱們發電廠的人手不夠。

謝爾蓋耶夫 對了！這是戰時啊！前天我還在電話上和我們「電能」公司經理談了一陣這個問題呢。他答應叫我們添些工人。我們得等着，而同時，我們必須把原有的工人打起氣來。我們的職工並不壞，這得看我們怎樣叫他們去了解：戰爭是要求犧牲的，要求我們用盡全副勞力。

沃羅新 昨天，我召開了一次公開的黨會。你正到城裏去，可是我沒有法子再延期了。我們讀了斯大林同志的演說。偉大的演說！大家都在用心聽着，彷彿都想在我念的時候全把它記憶下來似的。一念到斯大林同志說，「我的話是向你們說的，親愛的朋友們！」我就覺得事情發生在我身上一樣。

舒洛契卡 （帶着溫暖）我也是這樣，沃羅新同志！

謝爾蓋耶夫 念完這個演說，我就覺得穩定多了——心裏更覺得法西斯瘋狗們一定會被。答伐，而結果我們一定會勝利的。

沃羅新 這一點你以前懷疑過嗎？

謝爾蓋耶夫 沒有！沒有確實地懷疑過，不過總好像有點東西在我心裏顫抖着似的。最初，

我沒有把情勢把握準確。一切都是那樣絕對出於意外！突然的猛烈進攻，我們軍隊的撤退……可是接着斯大林同志就把什麼都給講得清楚了……說明了所發生的變故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因此，我們將要應當怎麼做，而且我們可以希望得到什麼結果是什麼，沃羅新一點也不錯！昨天有許多人到會。一般的情緒是很興奮的！皮雷克發言說：「我們得把發電廠炸得粉碎，免得眼看着它落到敵人手裏去！」

謝爾蓋耶夫 說到這裏，等一等！我們為什麼必須把發電站炸了呢？

沃羅新 你這個『為什麼』是什麼意思？德國人要是打到這裏呢？

謝爾蓋耶夫 （在激動中站起來）我的老天爺，我的親愛的朋友，你怎麼能說出這種話呢，而且是聽了斯大林同志的演說以後！嘿，我們會把一個個德國人全趕出去的，一個也不叫他膽下！

沃羅新 那不成問題。可是，什麼時候？這可就是問題了！而且這可還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必要的時候，我們就得把發電站炸掉。特別是聽了斯大林同志在他演說裏邊所說的話以後。你手頭有刊着載斯大林同志演說的那份報紙嗎？

舒洛契卡 有。我去拿去。（走進書房）

謝爾蓋耶夫 我們竟會臨到必須破壞這個發電廠的地步嗎？我心裏可從來沒有動過這個

念頭！而且這是什麼樣的一座發電廠啊！不行，不行！這怎麼可能呢！舒洛契卡（從書房拿着報紙回來）報紙在這兒呢，沃維新同志。

沃維新 謝謝，來，我們找他也談到這個問題的那一段。把它再念一念並沒有什麼好處。在這兒啦。聽着：『所以說，這次戰爭，是蘇維埃國家一個生與死的關頭，是蘇聯人民的一個生與死的關頭，關頭是，蘇聯人民要保持自由呢，還是淪為奴隸。』你明白了嗎？再往下聽吧：『蘇維埃人民必須了解這一點，放棄一切漠不關心，蘇維埃人民必須自己動員起來，同時把所有的工作，在戰時的新基礎上，重新組織起來。』

『對敵人絕不能寬恕，』說得真好。

再聽底下的：『萬一紅軍某些部隊被迫撤退，所有鐵路上各種車輛必須完全撤淨，不許給敵人留下一部機器，一輛火車，一磅糧食或者一加侖汽油……』

『一切有價值的財產，其中包括非鐵金屬，糧食和汽油，凡是無法撤退的，都得必定破壞。』你聽聽這句話：『都得必定破壞。』可是你還說：『爲什麼要破壞發電廠？』

謝爾蓋耶夫 你沒有懂得我的意思（思索地）把這樣一座發電廠炸毀嗎？自然嘍，如果必需的話，我是一定炸它的。不過，我的心裏總是不能承認會隨上這一步的。

沃維新 我也同樣希望結果樣樣平安無事，不過我們必須準備一切的萬一。

（門鈴響。舒洛契卡急衝進宅門的前廳，聽見她在那裏發着尖銳的調子說：「包里斯卡！親愛的！——你穿得夠多漂亮啊！」大家聽見都站起來。包里斯和舒洛契卡互相擁着腰，出現在門口。包里斯穿着一身皮制服，戴着一頂坦克希隊的銀盔。）
娜姐麗雅·謝米歐諾芙娜（急忙向着包里斯走去）包里斯卡！我的親孩子！（她掛着眼淚抱他，吻他）

包里斯 得啦，喂，媽媽！你心裏不要自己找難過！一切都很好呀！

謝爾蓋耶夫（努力鎮靜着說話）你好哇，包里斯！（先伸出兩隻手去，隨後抱住他吻他）

包里斯 你好，爹！

沃羅新 你好哇，包里斯！還認識我嗎？

包里斯 當然嘍，認識，沃羅新同志！當初是你准我從青年團轉成候補黨員的。像這樣的一樁事情是誰也總不會忘的吧！

謝爾蓋耶夫 怎麼大家都站起來啦？來，包里斯，趕快把外衣脫了！坐下，同志！好啦，包里斯，把前前後後都說給我們聽聽——怎麼樣，爲什麼，什麼時候，還有，什麼地方。

（包里斯脫下外衣和鋼盔，大家都圍着桌子坐下。娜姐麗雅·謝米歐諾芙娜忙忙亂亂地在準備晚飯。）

包里斯 爹，你聽到斯大林同志的演說了嗎？

謝爾蓋耶夫 你這是什麼想法？我當然聽見啦。不但聽見了，而且讀過了。

包里斯 我們是在軍事學校聽見的。真是個好演說！就是在我們提前畢業的當天聽見的。我們都一排排站成隊形，聽着向我們宣讀命令，派我們出發，兩個鐘頭以後，我們就已經上了一輛軍車了。那裏有兩列車。我在頭一列上，所以我才請准了幾點鐘的臨時假，回家來看看你們大家。我是跟管軍車的軍官請的假，講明白隨着第二列車去趕上頭一列的人們。

娜姐麗雅·謝米歐諾芙娜 這麼說你至少可以在家裏呆到後半夜了，不行嗎，包里斯卡？
包里斯 對不住了，媽媽，我們這一系列車誤了點，所以我得提前走。（看了一下錶）我只能再呆一點鐘左右的功夫。

娜姐麗雅·謝米歐諾芙娜 （驚吓着舉起手來）只有一點鐘的功夫？你總可以想法子稍微再多呆一會兒的吧！無論如何，我們也整整一年沒有看見你啦！

包里斯 （溫柔地大笑）那我怎麼行呢，媽？

謝爾蓋耶夫 你可別忘了他現在是在軍隊裏邊啦，母親！

包里斯 不能遲的。正打着那些德國人，得去幫着打他們去。我們足以打垮他們的這些